「形形色色的物品存在於這世上都是為了對人類有所助益，因此器物若遠離了用途，就等於失去了生命，如果不堪使用，便沒有存在的意義……缺少用途的世界，不是工藝的世界。工藝為了幫助我們、服務我們而發揮作用，任何人都無法缺少工藝而度日。因此工藝之美就是服務之美，所有的美都是源自於服務之心。」

—— 日本民藝之父柳宗悅《工藝之道》

古老館藏 嶄新觀點

前後兩面皆有繡花的扇子，工藝精巧，是少見的A級佳作之一。

紡織部的暑期實習生與總監張西美（左一）

織布機在使用前都要跟隨用家的身形、所需產品的要求，個別調校坐位、高度、紗線等等。

紡織坊樓高三層，採用以實用功能為主的現代建築，地下是織布間、二樓為藏品室、三樓則是貯物室。

在金澤工藝館的園區之內，有一幢三層高的現代建築物，方方正正的長盒子形狀，就是紡織部的大本營，專門用作收藏工藝館逾5,000件的紡織作品，還有放滿織布機的織布坊、圖書室，計劃中更會有草木染房、裁縫間、設計工作室等空間，建立一個可獨立運作的紡織設計作坊，讓世界各地的設計師、紡織愛好者、專家、匠人和織人們，一起研習中國紡織工藝文化。紡織部總監張西美，堅持一定要用現代式的建築物：「保存紡織品需要在恆溫、恆濕、防火的地方，我們特別要求實用的建築來守護二樓的藏品。」

不知道更好

「大部分人面對藏品時，都要抽絲剝繭，追溯這件紡織品的來源地、年代、材料和製作工藝，如果要把5,000件藏品全部整理好，恐怕要花耗幾代人的資源和心血才能完成，過程沉悶之餘，更不合時宜。我們想做的事情是，把館藏開放，讓不同領域的專家、設計師、學者等前來解讀，甚至發掘當中的趣味之處，從中一起學習並重新認識中國紡織品。對我來說，不知道比全知全能反而更有趣、更具發展的可能性。」張西美一直以來都在思考中國紡織與中西方文化、人文生活及創意發展的關係，過去兩年來，她在本刊專欄《布頭布美》執筆撰寫的文章，從東方龍袍研究、到遠赴法國普羅旺斯向草木染大師Michel Garcia學習天然布染工藝，乃至前往美國緬因州的Haystack Mountain School of Crafts取經，都是為了金澤工藝館的發展方向作準備。今年年頭，終於開展了實驗計劃，決定以嶄新的方法處理中國紡織議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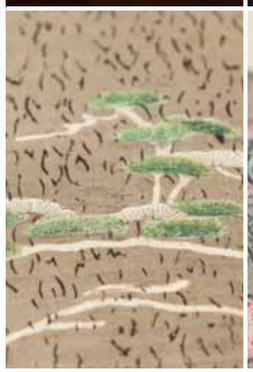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的聯想

曾經擔任過胡金銓《笑傲江湖》、嚴浩《滾滾紅塵》等電影服裝指導的張西美，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發現，與中國紡織品相關的歷史文獻、舊文物保存甚至工藝製作的資料，十分零散；每次她要為角色設計和製作衣飾時，都要費盡工夫。因為中國不像日本和韓國般，把傳統完整地保留下來；也欠缺歐美國家博物館的理性整理分類、分析研究和存檔，方便下一代人參考和延續工藝。就算是收歸國家級博物館的文物，普通人也不容易接觸得到。然而紡織卻是一門需要實物參考、動手做且年年月月累積的手藝，並不能單靠書本就能理解。

「我們不是專家，面對一件少數民族衣服，與其去爭論它來自哪個年代、哪條村、哪一族，不如把它拿出來讓不同的人看；愈多人看，就有愈多的解讀答案，甚至可以看出一個新觀點。」說罷，工讀生們捧來一籃子的"USB"——一堆由不同材料製作、雕花圖案和造型亦不一的繡花針筒，外形跟現代的電腦USB類近，繫上繩套，方便古人隨身攜帶；打開之後，則備有針洞可以安全地擺放繡花針。「對於習慣購買成衣的現代人來說，繡花針筒也許無用武之地；但當年輕人們會聯想到USB，這堆『文物』說不定可以成為未來新產品設計的靈感源頭。」當大家看到另一籃子的繞線板，又七嘴八舌地討論時，這個傳統女紅工具，又讓人聯想起蘋果電腦的產品。

（左）Chris正在使用的這台是現代版本的織布機，結構較簡約，方便初學者操作。

（右）同學們一看就說像"USB"，這隻圓長形狀的木雕針筒，造型結構專為繡花針而設，簡單的花紋、姓名，素雅好看之外，是舊時婦女攜帶繡針出外的隨身工具之一。



工藝館亦購入了不少具參考價值的中國傳統工藝、設計和藝術書籍，有中外日不同語言和題目，作為圖書館讓用家閱讀參考。其中包括從京都購入的日本草木染書籍。

破損了底紙後，是繡花圖的背面，有助研究和學習繡花針法和編織技藝。

紡織藏品多達5,000件，每一件在記錄時，都必須要經過健康檢視和評級。這天就正在為這件懷疑發霉了的雲肩作檢查。

無限可能

「採購館藏時，我們是一堆一堆地買，很多時候同類工藝品便會有上百件之多，如籃子、製餅模具、針包等等。如果用傳統博物館的標準，這些都是沒有收藏價值的東西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卻是潛力無限。對於現代中國人來說，大家都習慣了西方生活，對於傳統用具、衣飾、甚至生活方式、典故早已遺忘；看到一大堆舊物，讓大家可親手觸摸、試用甚至討論，都是極好的學習途徑。」張西美說罷，就戴上一雙白棉手套，走到一塊破爛不堪的雲肩前面，低頭並小心翼翼的檢查，神情嚴肅如驗屍官般。紡織品的頭號殺手是蟲子，早年的中國紡織物常用白米開成的漿料上漿，是蟲子最愛的美食，因此每件藏品存檔之前，都要經過健康檢查。「雲肩看上去狀似發霉，其實是背面底紙破碎了，破損的藏品通常是很獨特才會送去修補的。這些已破損的平常藏品，卻可以當作教材，讓人們從破洞中探究織物的製作方法、針法，甚至親身穿戴、試用，因為服飾必須要穿上身，看看衣衫與肢體擺動的配合，人們才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和奧妙之處。」

館藏的另一個特色是數量多，每種民間工藝品如籃子、餅模、背兒帶、裙子都有上百件，可以用作比較、取材的參考資料。

雲肩圖案每一片都不一樣，細看上面的造型和造工，都充滿製作人的心思和人性美。

館藏選秀

一般來說，博物館只會選出全館館藏的十分之一，且必須是上佳的絕品才會被重點研究。金澤工藝館的館藏以近代舊物為主，這幾位工讀生的主要任務，就是「選秀」，以兩人為一組，每天從館藏中搬出一箱箱沉甸甸的儲存箱，根據物品的質素、工藝、狀況和獨特性作A、B、C、D評級，記錄在案的資料，除了客觀評選標準之外，還附上主觀意見。「他們一來就先讀兩本守則和資料，因為保護及復修紡織品都有嚴謹的標準，剛開始時，大家會對每一件東西讚歎不已、嘖嘖稱奇，但當你如Chris般已看過上百件苗族服裝之後，就能辨別出哪些是絕世珍寶、哪些是平平無奇。以每天處理三十件藏品數量來說，當中大概只有一、二件是具備A級的質素。」張西美以桌子上一把素雅別致的繡花扇為例，印證A級標準。「扇子和繡花都很普通，可是兩者加起來，卻是鮮見的稀有產品。這個要把它打開來、小心地放在塑膠盤子中保存，才不會損害織品的完整度！」話未說完，大夥兒就快速地忙起來，東走西奔地張羅保護紙、塑膠收藏箱，細心地安置繡扇……